

汝州豫剧的前生今世

◆马俊杰 谭国强



豌豆凉粉

◆魏郭

下午，我正坐在办公室写稿子，忽然楼下的街道传来一声悠长的叫卖声：“豌—豆—凉—粉—！”

这叫卖声，带着汝州的方言，每个字之间有着长长的拖音，是有点嘶哑的中年女性的声音。这是事先录制进电喇叭的声音，从去年冬天至今，大半年的时间，我已经没有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了。尽管我从未与这名女摊贩见过面。这熟悉的声音，让我心里一热，这位从未谋面的女摊贩还在平安而忙碌地生活着。

数年前，第一次听到街上豌豆凉粉的叫卖声，曾让我激动了许久，终于在一个清闲的时刻，在街口吃了一碗豌豆凉粉，蒜汁调的，滑溜爽口，却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美味。尽管如此，还是圆了少年时代的那个梦想。

时至今日，我依然保持着对于青豌豆的情有独钟，对于凉粉的深深眷恋，这可能与少年时代的渴望有关吧。

在我五六岁时，老家还处于人民公社集体化生产的尾声。生产队的队长就是二百多号社员最高领导，每天早晨一敲挂在树上的大铁钟，社员们就开始集中起来，由队长分派去不同的地块干活。按照每天的工作量记工分，年终根据每个人工分的多少分配粮食、棉油、布票、粮票等生活物资。我那时已经学会跟着大人去摘棉花、割草，挣到一丁点的工分。

忘了哪一年，铁路东侧的那一大块地忽然就种上了春豌豆。仲春时节，碧绿的豌豆地开满了紫色的繁花，蝴蝶蜜蜂在花丛间上下翻飞。听大人们讲，豌豆开的花甜甜的非常好吃，小伙伴们心里痒痒的，从来没有见到过豌豆花，也不知道豌豆花还能吃。

看守豌豆地的，是我的一个本家爷爷，按辈分我应该称作曾祖的。他是一位认真负责而又脾气古怪的老头，是生产队的老看庄稼的了。我们站在铁路上，望着坡下一地盛开的豌豆花，垂涎三尺，心里像猫爪一样，不时望望他的看庄稼屋，再望望蜂蝶飞舞的豌豆地，企望着老头能打个盹，让我们偷上一把豌豆花解解馋。

小屋好长时间没有一点动静。老头要么不在屋里，要么真的是在打盹。应该是个下手的好机会，但大伙谁也不敢溜下坡去。那黑洞洞蒙着塑料布的小窗户，仿佛一门大炮的炮口，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。就这样，大伙儿在铁路上熬了半天，眼睛都瞪酸了，口水不知流了多少，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。

整整一个春天，一群孩子在铁路上不知蹭了多少遍，眼看着豌豆花渐渐褪去，不见了踪影。

等到麦子上来，小伙伴们又得到一个更加诱人的消息，青豌豆角又香又甜，比豌豆花更好吃。一个春季的煎熬，让伙伴们再也按捺不住了，决定铤而走险一次。

那是日头正毒的一个中午，聪明的小伙伴偷偷跑到老头家打听到老头正在家吃午饭。得到消息的小伙伴们，火速集结，直奔豌豆地。密密麻麻的豌豆枝条，缠着腿儿，根本无法前行，一串串碧玉一般的豌豆角，真是喜煞人。小伙伴们也不管老的嫩的，一串串捋下来，往口袋里塞，往嘴里填，连皮带籽一起嚼碎，囫圇吞枣。那甜甜的汁儿一下子从嘴里美到了心里。

还没摘上多少，忽然听到地头一阵吼骂，老头突然神兵天降，饿虎扑食一般，一边吼叫着，一边直扑过来。大伙连滚带爬地往铁路坡上逃。直到听到老头的叫骂声渐渐远了，才放满了脚步。

那时候真是胆小，还怕老头下午去学校告状，偷偷跑到家里，蹲在厕所里把豌豆角吃完，才敢去上学。到了学校，一个下午心里都是提心吊胆的。

有了那次惊心动魄的经历，再也不敢去偷豌豆角了。对于豌豆角香甜的回味，一直留在记忆深处。每每忆此，觉得甜甜的豌豆角真的是世间绝佳的美味了。

直到许多年后，青青的豌豆角已经进入超市的生鲜柜台。买了一大兜带回家，无论是生吃，还是煮熟，却再也吃不出少年时的滋味了。

而这用豌豆做的凉粉，除了滑溜爽口外，味道一般，甚至比不上老家的红薯凉粉。

儿时的乡村，整整一个夏天，是最繁忙的季节，需要干的农活一个接着一个，谷子地里别谷苗，萝卜地里别萝卜苗，白菜地里别白菜苗，打烟芽子，摘绿豆，摘棉花，翻红薯秧子，玉米地施肥。庄稼不等人，哪一种作物错过了最佳的侍弄期，要么一地荒草，要么满棵都是害虫，要么绿豆荚长裂，要么烟叶长坏。常常在地里劳作，连做饭的工夫都没有。这样的时节，中午吃红薯凉粉是最省事也最可口的饭食。

早晨天麻麻亮，母亲就起床了，烧火做凉粉。锅里的水烧开了，母亲把事先搅好的红薯淀粉汤倒进开水里，稀汤的红薯粉慢慢变成灰褐色。这时候需要小火，母亲用铁勺轻轻搅动变稠的红薯粉，直到整个锅里都变成稠乎乎黑灰色的凉粉。趁着热乎劲儿，母亲把凉粉盛在一个个碗里，再倒上一些凉水，放在案板上，让它们慢慢冷却凝固。

一溜碗儿，摆在案板上，实在是一道道秀色可餐的美食。就这样放上两三个钟头，碗里的凉粉已变成灰黑色。等到中午从火热的地里回到家，又累又饿，面条根本吃不下去，凉水冰过的凉粉成为最开胃最爽口的午饭。

记忆中，母亲把碗中滑溜溜的凉粉倒扣在案板上，用菜刀切成指头宽的条儿，每人一碗，浇上捣好的蒜汁，呼呼噜噜一碗就下肚了，凉爽劲儿是进了五脏六腑里，爽快了一个汗毛眼儿。

数年前，由于父母年事已高，家里的责任田都给了本家的叔耕种，再也不用大热天在地里劳作了。我也好多年没吃到母亲烧火做的红薯凉粉了。

这一声声悠长的叫卖声，还在楼下接连响起，它仿佛带着豌豆花的清香，带着豌豆角的甜香，飘飘而上，穿越窗户，进入我的鼻尖，进而滋润着我的每一寸肌肤……



豫剧演员尹宏志

豫剧是我国五大剧种之一，河南剧种之首。豫剧起源于明朝中后期，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，是在河南盛行的时尚小令、民歌、小调的基础上吸取北曲弦索、秦腔、蒲州梆子等艺术发展起来的。豫剧主要有豫西调、祥符调、豫东调、沙河调四种，以高亢激越、古朴醇厚、委婉明丽而著称。祥符调发源于封丘，是豫剧的母调，豫西调（西府调）盛行于豫西洛阳一带，声音低沉、吐字清晰，生、旦、净、丑用真嗓，适合演悲剧。豫东调发源于商丘，咬字较重，定弦较高，女生多用花腔，具有欢快、俏丽的特点。沙河调（本地梆）活泼婉转，激昂嘹亮。而位于河南中西部的汝州豫剧则属于豫西调的范畴。

汝州豫剧初兴

据可考时间，汝州最早出现的靠调戏班（豫西调）是清光绪年间。当时由庙下街开明绅士王厚老（王三重）、王超五（王合俊）出面，由庙下镇（霍庄、段庄、王庄）出钱，从本县和汝阳、登封、伊川等地招来较有名声的本地演员王保才、朱银生、夏小聚等人，组成“庙下镇及南三村咸庆班”。这个戏班经常上演的剧目达400多个，行当齐全，能文能武，活动区域主要在本县，有时也到邻县演出。1946年因失去主演玻璃翠之后日渐衰落，1947年因没人供给而散伙。

通山窑的诞生

临汝县豫剧团的前身是“临汝南北通山窑太乙班”。提起“临汝南北通山窑太乙班”，就要从郎占选说起。1920年，临汝大峪棉花窑村的郎占选是位有名的窑主、煤师，经他指点，打煤窑往往不落空，故有“活老君”之称。从南山到北山，大小煤窑少不得要和他打交道。他和贴身助手李三元在大峪成立了一个梆子戏科班。凭着郎占选在各矿的人脉关系，南起梨园北至登封境内，各个煤矿都成了“戏主”。煤窑上年年又要为老君爷唱神戏，自然也乐于有个戏班。戏班取名为“临汝南北

山通山窑太乙班”，简称“临汝通山窑”，成为临汝民间专业演出团体。

临汝地处豫西，梆子戏中的豫西调——靠山吼、靠调戏才是地道的本地梆子，称为“本地班”。而“通山窑”唱的是南阳调，本地称它为“下路调”。早期有男旦演员德娃、软叶，大脸马玉海，须生鲁天才。后来范玉红率领的“卫调戏”巡回回到临汝，散班后，范玉红进“通山窑”搭班。范玉红武功扎实，为戏班排演了一些武戏，为一般梆子戏所不及，故“通山窑”到南阳一带被称为“上汝州武梆子”。

1944年夏，神窑“一把泥”戏班武生刘九、武红脸临汝南刘庄的赵长法和祥符调著名坤伶李珍荣，经刘连增介绍，来临汝“通山窑”戏班搭班。该戏班阵容强大，行当齐全，名角荟萃，个个演技高超，享有声誉，是汝州豫剧兴盛时期的骨干演员。

随着“通山窑太乙班”名声鹊起，1950年前后，李小才、刘喜太、王平川等众多名角慕名到该戏班搭班。1950年，吴银船到临汝“通山窑太乙班”演戏。次年，为配合抗美援朝运动，排演了现代豫剧《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》，深受观众欢迎。

临汝县豫剧团的成立

1955年8月，根据上级指示精神，王德福受组织委托，对民间专业演出团体——通山窑太乙班进行登记接收，改建为临汝县人民剧团。次年年初，更名为临汝县豫剧团，并建立党、团、工会及团委会组织，建立演员队、乐队、舞美队，开展剧团各项工作。1956年3月12日，由赵官印、崔庚申负责招收临汝县第一批豫剧团18名学员，封闭式训练三个月，后成为县豫剧团的骨干力量。1960年3月，抽调曲剧团王守斌，豫剧团阎竹荣、赵新青负责开办了临汝县第一期戏校，招收崔占、王青贵、尹宏志、魏中信、常秀兰等男女学生40余名。开有文化、业务理论、基本功训练、唱腔音乐等课程，学习年余结业，大部分分配到临汝县曲剧团和豫剧团。

1961年11月，临汝县豫剧团以传统戏《寇准罢宴》参加洛阳地区青年演员调演。1962年，李小才参加河南省豫剧名老艺人汇演获得好评，录制了唱腔资料，被誉为豫西流派名老艺人。

豫剧团的更迭

1966年9月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红卫兵破“四旧”，两个剧团的古装戏戏装被烧毁。次年4月，临汝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指挥部作出决定，砍掉豫剧团，整顿曲剧团，解散文艺宣传队。整顿后的团体由32人组成，定名为临汝县文工团，排演曲剧《白毛女》《红松店》和豫剧《海港》。同年7月，县豫剧团部分人员自京访归来后，解散临汝县文工团，恢复豫、曲两团建制。1968年12月，临汝县委会下达《关于教师、剧团演员、城镇居民、知识青年下放农村若干问题的暂行办法（草案）》，全县城镇居民5000多人、知识青年1200多人下放农村安家落户，县曲剧团、县豫剧团演职人员全部遣散返乡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

1969年10月，在原曲剧团、豫剧团整顿的基础上，再次成立临汝县文工团，全团60余人，排演了曲剧《智取威虎山》、豫剧《沙家浜》等革命样板戏。1970年2月，临汝县文工团全体人员驻伊川县白沙庄村，参加焦枝铁路建设工程，编演了《大战黑石岭》《月下练红心》、话剧《砸道渣》，群口快板《赞英雄》等节目，并冠以“临

汝县民兵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”之名，赴洛阳参加师部汇演。

1973年10月，文工团改为曲剧团，兼演豫剧。1979年3月，原豫剧团演员脱离曲剧团恢复豫剧团。同年春，在文化馆内招收曲艺人员12名，负责人吴廷瑞，辅导老师王遂、耿运江、孙新。1979年3月结束，保留9人合并到县豫剧团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，剧团被推向市场化，同时，受到电影、录像、歌舞等多元化因素的影响，1984年11月，全国进行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，县级只能保留一个剧团，当时县里决定保留临汝县曲剧团，豫剧团因效益不景气被撤销。

职业半职业剧团兴起

20世纪80年代初，随着党的文艺政策有所调整，梨园豫剧团、朝川矿务局文工团、寄料乡豫剧团、王寨乡袁庄豫剧团、杨楼乡石台豫剧团、临汝镇东营豫剧团、临汝镇百花豫剧团、焦村乡邢村豫剧团、临汝镇临西豫剧团、汝州市卢沟豫剧团、汝州市焦村村豫剧团、汝州市梨园情豫剧团、汝州市梨园情豫剧团、汝州市青年豫剧团、汝州市王寨乡冶墙豫剧团、汝州市纸坊镇留王店豫剧团、汝州市纸坊镇苏楼豫剧团、汝州市纸坊镇文化中心豫剧团等，一大批职业半职业民营剧团应运而生。这些剧团在当时可谓红遍汝州方圆。但随着科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文化生活受到多元化形式的冲击，剧团终因效益不佳，先后停演，自动解散。

业余剧团百花齐放

近年来，随着人民群众对戏曲文化的迫切需求，业余豫剧团如雨后春笋，遍地开花。在我市相继涌现出卢刚豫剧团、梨园新区豫剧团、杨楼镇文化合作社汝西豫剧团、城北社区艺术中心、汝州市人口学会艺术团、桃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豫剧演出团队。这些演出团体，克服困难，不等不靠，自筹资金，为繁荣传承我市戏曲文化事业做着积极的贡献。现如今，在汝州无论是城区、乡村还是广场、游园，都能听到那清脆悦耳的“梆子腔”。



豫剧演员王凤霞